

古

今

譚

槩

容悅部第十七目錄

天后好諂 計二條

赤心石

代撰圖

霍獻可 郭弘霸

熨衣

七歲尚書

諛語 計四條

教諂

張冒宗 元載

偷媼

改姓

冒族

割股放生

程師孟 張安國

雞鳴犬吠

松壽

金作首飾

貢女

獻妾

奪妻

敬名

計六條

觚不觚錄謙稱

萬拜

跪

諛足

洗鳥

咽唾

作馬銜

嘗糠

計二條

諂馬

父諂子

懷相國詩

江陵相公事

祭文諂語

看墓

奔喪

敬無鬚

不敢鬚

風漢及第

馮希樂

答譽

勢利計三條

容悅部

子猶曰南荒有獸名曰狎狻見人衣冠鮮采輒跪拜而躪之雖驅擊不痛不去身有奇臭惟膝骨脆笑謂之嬌骨土人以爲珍饈余謂凡善諂者皆有嬌骨者也汲黯不拜大將軍大將軍賢之王祥不拜司馬晉王晉王重之朱序不拜符堅符堅宥之薛廷珪不拜朱溫朱溫禮之張令濟私拜田令孜卒爲所輕陶穀拜趙點檢竟遭擯棄諷人者亦何益哉集容悅第十七

○天后好諂

襄州胡延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進之鳳閣待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不問

朱前疑上書則天云臣夢見陛下御宇八百歲后大喜卽投拾遺文刑寺繫囚將決乃共商於獄牆內外作大人跡長五尺至夜分衆大叫內使推問對云有聖人現身長三丈面黃金色云汝等皆坐寃然勿憂天子萬年卽有恩赦后令把火照視有巨跡遂大赦天下改爲大

足元年。

捏鼻頭卽得官。掘地孔卽免罪。以天后之英明。豈不知其僞。正謂此非惡心耳。

○○赤心石

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昭德曰此石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

見唐詩或作
李日知事誤

朱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柳樹下。久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頃又曰。

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未坐五六人，起對曰：「好作車頭。」溫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捨言作車頭者，拂之。」溫雖草賊，此舉勝天后遠矣。

○○代儀圖

天后疾，遍祭神廟，給事中閻朝隱當詣少室，因親撰祝文，以身代儀，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后病愈，特加賞賚。張元一乃畫代儀圖以進，后大笑。○○霍獻可郭弘霸。

霍獻可以希旨爲忠。一日頭觸玉階，請誅狄仁傑。裴行本遂至，損額，故以綿帛裹於巾下。嘗令露出，冀后見之。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熨衣

宋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吏部何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七歲尚書

梁武伐齊，袁昂不屈。後梁以爲民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規。」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前後若兩截人，此語是他供狀。

○諛語

桓玄篡位，林忽陷，段竹文曰：「聖德深厚，地不能載。」

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中，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

胸以上臍以下分蓋未有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案
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草木之屬仿以爲瑞今
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斯蓋
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議者哂之

北齊武成生顛牙諸醫以實對帝怒徐之才曰此是智
牙主聰明長壽帝大悅

王世充有異志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取莊子人間
世德充符二篇以進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言相國當
德被人間而應符命也世充大悅

妖爲德祐病亦福徵六經反作妖言諸子皆成符命
態臣貢諛亦何不至哉

○○教詔

陳太僕萬年內行脩美然善事人丞相丙吉病中二千

石上謁問疾道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

歸吉薦之爲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

直敢言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

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乃不聽耶咸

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也萬年乃不復言

○張昌宗 元載

天后寵幸張昌宗其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囑無不從者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卽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畱註官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置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

立白節度使遣夫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
此等權勢不得不諂有此等諂人那得不要權勢

○偷媚

宋張說爲承旨士爭趨之時富川王質吳興沈瀛夙負
聲譽及同官樞屬交以諂說爲戒衆聞而壯之一日質
潛往詣說升堂瀛已先在相視愕然竟迫清議而去

齊盧思道久仕不達或勸詣和士開盧素自高欲往
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遙見一時諸名
勝森然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弘治中權閹李廣

以左道進後仰藥死，搽得納賄簿籍，中載黃米白米數太多。上評之，左右曰：黃白卽金銀也。言官請按籍究問。凡與名者，昏暮赴戚，跪求援，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轎影幢幢，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而姓名傳播，漸就罷黜。嗚呼！權門如市，從來遠矣。徐存翁在相位，語所知曰：老夫今日，譬如雞母方宿，若行動，定有一羣雞隨去。君輩慎勿相近。斯語可思。

○○改姓

今孤相綯，奮自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人有

投者不怯通族，繇是遠近爭趨，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
溫廷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又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尤可笑。

楊升菴云：唐時重族系，李氏十三望，隴西第一，雖帝
系亦自屈居第三，而李氏妄稱隴西者，反冒爲宗室，
曰天潢仙派，夫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附
之，況天子乎？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
及年長，父母以裝裝，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求
榮反以得辱也。

○冒族

崇寧末，策進士蔡寢以阿附得首選，往謁蔡京，認爲叔父。京命二子攸、脩出見，寢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二尊乃諸父行也。

○割股放生

王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爲壽，光祿卿華申不關書，以大籠貯雀、鴿、指、笏，開籠，每一鴿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者，時朝之曰：虞侯爲夫人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楊茂謙曰、定知申短於筆、不則錦軸金字、侈頌功德矣、子猶曰、當今錦軸金書、豈盡長於筆者耶、荆公作業太重、多多放生、或致冥祇、羣卿大通佛法、

唐大理正成敬奇視姚崇疾、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放之、曰、願令公速愈、姚相惡之、羣申蓋有所本

○程師孟張安國

程師孟嘗請於荆公曰、公文章命世、某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公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預求以俟異日、又王雱死、張安國披髮

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夫人有娠其願死
托○生○爲○公○嗣○京師嘲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
托○生○

○雞鳴犬吠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茆
舍宛然田家氣象韓遊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
鳴犬吠耳既出遊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
府尹趙師異所爲也韓大笑遂親愛之有太學生嘲以
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

尋鑿。乃卦後平原敗。復有詩云。侍郎自號東牆。曾學
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松壽

程松詣事韓侂胄。自錢塘令拜諫議。滿歲未遷。殊快快。
乃市一妾。名曰松壽。韓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
賤名常達鈞聽。

○金作首飾

太監懷恩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忻然受之。曰。當與
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貢女

唐進士宇文翹有女國色不輕許人時寶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翹以其兄諫議正有氣焰遂以女女璠紅顏命薄遭此詔父

○獻妾

錦衣庖鵬以驕橫得罪有旨封其宅舍限五日逐去其妾四面觀音者請見朱寧而解之寧一見喜甚留之五日則寂然無趣行者矣治事如初寧自是常過鵬宿從容語鵬曷贈我鵬曰捐以待父則不獲效一夕杯酒

敬、奈何不若爲父外館、寧益受贖之

○奪妻

劉太常介、繼娶美艷、冢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少頃、張與歸矣、有劉瑾做坐媒、何愁不諧、奉人者須防此一著

○敬名

馮道門客講道德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馮老子身事十主，門客效顰。

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適同坐。熊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解解生，羣公哂之。

薛昂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咤，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寧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樽。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詢之，則薛太尉家婢也。

又同時蔡經國，以經京音似，奏乞改名純臣，尤可笑。

方巨山名岳爲趙相南仲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方已
而又爲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爲方山
王彥父名師古嘗自諱硯爲墨池鼓爲皮棚犯者必杖
一日有李彥古往謁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
謹、祇、候、參、彥、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章惇拜相安惇爲從官因嫌名見時但稱享或作詩嘲
曰富貴只圖安享在何須損却一生名

○觚不觚錄謀稱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門下小

所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今復有
自稱將進僕、神交小子、未面門生、沐恩小的、皆可嘔噦、
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遷廷評入、不欲忘舊銜、投臺
中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駁、又有太常少卿白若珪
性謙下、投諸貴人刺曰、渺渺小學生、好事者作晉云、
臺末臺駁、渺渺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聞者絕倒、
又楊太傅一清爲中書舍人、及提學時、士以舉業從
遊者衆、迨位顯、從者益衆、然不過籍師生義以求進
取、鄺編脩灝始謁楊、卽執弟子禮、楊訝其未曾著條、

答曰、應少時誦法公文、遂至有成、是灑乃私淑門生也、元美所云不虛耳、○隋伐高麗、其三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帝悅、遂罷兵、則謙稱信有效矣、

○萬拜

朱浚、晦翁曾孫也、諂事實似道、每進劄子、必曰某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

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其諂事似道、又何也、子猶曰、世情性命、猶可舍得、富貴處却舍不得、

○跪

尹旻偕卿厥欲詣汪直屬王越爲介私問跪否越曰安
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越跪白叩頭及旻等
入皆跪越尤之旻曰吾見人跪特效之耳

○諛足

宋彭生爲李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
曰奴不亦諂乎

○洗鼻

大學士萬安老而陰痿徵人倪進賢以藥劑湯洗之得

爲庶吉士授御史時人目爲洗烏御史

○○咽唾

日陸譽本出西遠初爲庫辱官家奴諸大人會集皆持唾壺惟庫辱官獨無乃唾入陸譽口陸譽悉咽之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攝入我腹中

○作馬鑑

唐張茂諂事薛師懷美掌擊黃幘隨薛師後於馬傍伏地爲其馬鑑世廟時嚴世蕃用事戲呼王華曰華馬王卽伏地候乘而白郎中亦其狎客也卽伏地作馬鑑

屣因踐而乘之

○嘗糝

魏元忠病，御史郭弘霸往候，視便溺，卽染指嘗，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魏惡而暴之。

又嘗糝俊臣糝

和士開爲尚書，威權日盛，偶患傷，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一舉而盡。

○諂馬

趙元楷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諂事元帥侯君集，君集馬病頽瘡，元楷指沾其膿嗅之。

○○父諂子

蔡京未去位，朝廷差童貫偕子攸，往取辭位表。京失措，并子呼爲公。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蔡攸嘗詣京，京正與客語，攸甫入，遽執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有恙乎？京曰：無之。攸遽去，客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疾罷吾耳。父子爭權，古未有也。若東樓原非肅子，復何怪？○又鼂錯父亦呼錯爲公，陳錫玄曰：此由太公呼漢高爲帝來。

○○懷相國詩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甚慚。

○江陵相公事

張居正父初死，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輿以謁，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已復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不出，跪於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侍坐，有小闌。

者居正所私留以役也。太夫人脫而謂陳君幸一盼矚之。瑞拱立揖。聞曰：陳瑞安能爲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

江陵奔喪至楚。楚方伯至披袞經代孝子守苦次。江陵太悅。不逾年。方伯遂撫楚。

中官魏朝奉太夫人北上。所經由。澹步皆設席屋。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爲之道護。

張相國病。百僚俱爲設醮祝釐。每行香。宰官大僚執爐。賜日中。當拜章。則企跪。竟夕弗起。至有賂道士。俾數更。

端以息。滕力者。南都效之。尤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再三舉。一中丞誇於人曰。三舉而吾與者三。滕踵矣。

居正初病。百僚設醮。已而病劇。大臣復有舉者。次相申汝默笑曰。此再醮矣。

○祭文諛語

王相國荆石宅憂。某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爲元聖。封公爲啓聖夫子。王却之。

雲間李中條見黃綠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書宰執。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吁。

上書且不可。况擅上尊號。嬖反甚矣。○余在婁江時。曾聞荆石公宴一巨室家。庖人進饅首。公方取一枚。值客語酬對。偶以手按而匿之。主人疑是公所好。明日。特送饅首一大盒。約百餘。皆匿者。

○看墓

杜宣猷除宣城。中官力也。宣城爲中官區。藪。杜每寒食。散遣將吏。挈酒食祭諸宦先塚。時人謂之教使看墓。

○奔喪

唐書高力士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

正直就其喪所，被髮痛哭，甚於已親。宋史：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經臨哭，尤可笑。

前代宦者亦有妻。漢丞相御史條奏石顯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唐高力士娶呂玄晤妹，李輔國娶元擢女，乾妻已自可笑。况復生兒。○漢書：靈帝崩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孝子者。詔皆除太子舍人。北齊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與金爲義孝。

○敬無鬚

唐中宗時，宦官用事，竇從一一名懷貞爲雍州，見訟者無鬚，必曲加承接，每有誤者。

○不敢鬚

少司徒王祐諂事太監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風漢及第

劉蕢、楊相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恨。中尉仇士良謂楊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及第耶？楊大悚懼，卽答曰：嗣復昔與蕢及第時，猶未風耳。

馮希樂

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縣令贊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
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少頃村老來報昨夜大蟲
連食三人令詰之馮曰是必便道掠食

○○答譽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雲間錢學士溥面譽盛德不已
公曰得無有干乎錢曰卽此明哲非人所能也以訟狀
出諸袖中公曰此事難行錢曰彼憐我數至數餽似不
可恕公許之又出一狀於袖中曰諺云一客不發兩主

公笑曰。足以答公譽矣。

○ ○ 勢利

徽州某上舍不讀書。而好爲勢交。一日里人有讀陶公歸去來辭者。至臨清流而賦詩。遽問曰。是何處臨清劉副使。幸攜帶往賀之。里人曰。此歸去來辭語。乃曰。只疑見任上京。若歸去者。吾不往矣。

賀美之。與伊德載飲。一富民家。民以德載貴人也。詣奉之。而不識伊字。屢呼曰。尹大人。酬酢重沓。畧不顧賀。賀斟大觥呼之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有異生者、老而趨勢、偶赴廣席、見布衣者、後至、畧酬其揖、意色殊傲、已而見主人恭甚、私詢之、乃張伯起也、更欲慙勤致禮、張笑曰、適已領過半揖、但乞補還、勿復爲勞。

容悅部

終

顏甲部第十八目錄

金樓子載子路事

晉明帝詔

急淚

無淚

廖思無過

宗權非反

唐宋土子

韓麒麟

天后時三疏

計三條

費祭酒

背刺盡忠字

自宮

皇后阿奢

路巖

任佃

誤解卦影

盧多遜

萬安

不肯丁憂

巢由拜

月犯少微

桓溫似劉琨

王建

王廬江

譽詞成句

冒從姪 計二條

林逋孫鶴山後

誤認從叔

鮑當

李慶遠

劉生

方相姪

脩史人

廬陵魁遜

閔子騫後

元昊榜

看命司

三百克鹽蓋

山東好人

罵武弁

党姬

放生

冒詩并冒表丈

偷詩

爭詩

詆詩

和少陵詩

高霞峰

陸居仁

四本論

要誓

競射

鶴改道

蕭韶

嘴尖

長鬚僧

陳萇

臨安民

聶以道斷鈔

僧題壁

換羊書

騙乞假

林叔大

莫金別用

藕婿

李庚女奴

姚江書生

城中女

顏甲部

子猶曰、天下極無恥之人、其初亦皆有恥者也、冒而
不葦、習與成、驪生爲河間婦人、死雖欲爲謝豹、亦不
可得矣、余嘗勸人觀優、從此中討一箇乾淨面孔、夫
古來筆乘、孰非戲本、只少一副響鑼鼓耳、集顏甲第
十八

○金樓子載子路事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
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

士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貧兒得粥白棗，不知他人有喫飯者。

○晉明帝詔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王丞相。既開視，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云。丞回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聞臣閉，無有見者。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丞相太尖酸

○急淚 無淚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俱曰：卿等哭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卽拜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妻耳。

兩箇花臉固可笑，然此墓豈可使他人有淚。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劉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關于耳。

此處用得着一副急淚，恨無處買。

○廖恩無邊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徒黨於山林、已聽招撫出降、朝廷赦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竝無公私過犯、見者哂之、

人但知廖恩可笑、孰知薦剡中說清說廉、墓誌上稱功稱德、皆是廖恩脚色、安然不慚、獨何也、

○宗權非反

蔡州秦宗權繼黃巢稱僭、十年之間、屠脔生聚、既爲汴帥朱全忠所擒、檻送至京、京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卽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天尹哀之、觀者皆笑、

○唐宋士子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踏立國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蕭子鵬應懷材抱德詔，後檢工部辦事，爲堂官，負印前馳。人戲曰：蕭君真有抱負，凡虛名應詔，皆此類耳。

○韓麒麟

韓麒麟爲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以立威。韓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

卿應之劉慚懼而退。

○ ○ 天后時三疏

則天革命拜官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有沈全交者續云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麤糊存撫使眯日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彈劾以爲諂訕宜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先知甚慚

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

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
因出表示之肅大慚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
事定鼎門草車翻得兩腔羊門家告御史先覺奏合官
尉劉緬當屠不覺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
恐縫新禪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奏決劉緬
不須其肉乞緬喫却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慚

天后作事往往有大快人意者宜卓老稱爲聖主也

○ ○ 費祭酒

雙槐歲杪鳳翔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樓棚
憲廟奇之祭酒費閻不知也懼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
罪鐵索鎖項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
曰爾言是樓棚卽拆卸矣閻聞大慚

○背刺盡忠字

嘉靖中南京禮部右侍郎黃綰爲言官所詆自言背刺
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勘天下笑之按正德五
年錦衣衛匠餘刁宣上疏自言背刺精忠報國字詔本
備執之杖三十發海南充軍著國史黃見之不當愧入

地耶、嗟乎、岳武穆事、寧可再哉

○自官

宣德中、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官、請効用內庭。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爲、而勇於自殘、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還職不得復任事。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官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此輩、又永樂末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官、訓女官輩、時

有十餘人，王振亦與焉。後爲司禮監，竟成已巳之禍。始知豎刁覆齊，千古永戒。宣廟英明，豈尋常哉。

○○皇后阿翁

景龍二年冬，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曠，今夕爲卿成禮。竇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縷衣，花釵，令與竇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營國夫人，嫁爲竇妻，俗稱乳母之婿曰阿翁。竇每進表，自稱翊聖皇后阿翁，欣然有自負之色。

絕好一出丑淨戲文。

○路巖

唐路巖出鎮坤維，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時薛能權京尹，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饒，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衛守。』巖有慚色。」

○任佃

嘉靖間，任佃以御史謫江陵知縣，或有公移與鄰縣知縣，輒稱即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鄰縣知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二字好難當。」

寄語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繡衣郎。任見之默然。

○誤解卦影

唐堯知諫院，費孝先爲作卦影，有一衣金紫者，持弓矢射落一雞，荆公生命屬酉，唐卽抗疏彈之，冀得擢用，上怒，謫監廣州軍資庫，堯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若到底不認錯，落得做箇豪傑。

○盧多遜

盧相多遜南遷，入於道，傍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事，盧問其何爲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夫家子，任某

官、盧多遜作相、令吾子在道爲某事、吾子不從、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聞姬言、默然趣駕。

○萬安

憲宗晏駕、內監於宮中得書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萬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內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

請出矣。乃遑遑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或
微諷之。答曰。安惟以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看三台星。猶
莫復用也。

○不肯丁憂

唐御史中丞李謹度。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計到。皆匿之。
官僚苦其無恥。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牒御史。
臺。然後哭。又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
○巢由拜

郭昱。俠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宰相趙普。自比

巢由朝議惡其矯激久不調後復伺晉望塵自乞普笑
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月犯少微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占云處士當之

少微一名處士

星時吳國戴逵名重於敷甚以爲憂俄而敷死會稽士
子嘲云吳中高士一時求死不得

○○桓溫似劉琨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伐秦還於北
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劉琨婢也一見溫便潸然泣

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王建

王建嘗坐徒刑、但無杖痕、及得馬涓爲從事、涓好詆訐、建恐爲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曰、有之、建恃無杖痕、對衆袒背示涓、涓曰、請足下試看、遭責杖而肌肉如是、涓乃撫背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失色、

王建諱杖，殊無豪傑氣。馬涓教誨得奸。

○王廬江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敦以震主之威，一坐畏敦擊節而已。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與。於此敦默然。

○譽詞成句

黔郡刺史新任公謙，時伶人致詞曰：爲報吏民胥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刺史喜其善譽，問誰撰此，將遺賚之。

伶人對曰：此郡中迎官成句。

凡府縣官臨去任，有遺愛者，百姓爭爲脫靴，著於儀門，以代甘棠之思。近有爲貪令脫靴者，令評曰：我何德而煩汝？答曰：是舊規。近吾邑又有僞爲脫靴，而以敝靴易去其佳者，蓋銜恨之極也。尤可笑。

○冒從姪

王凝侍郎按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將赴任，抵於湘川謁凝，啓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問其小名，答曰：通郎，乃令左右促召其子至，詰曰：家籍

中有通郎否。子沈思少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
邀王君，受以從姪之禮。因問前任何官，答曰：昨罷北海
鹽院，旋有此授。凝聞之不悅，既退，語其子曰：適來王君
資歷頗雜，非吾枝也。遽徵屬籍，果有通郎，已於某年某
日物化矣。凝觀之怒，翌日廳內備饌，招之。王望凝欲屈
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語曰：使君非
吾宗也。昨誤受君拜，今謹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乃令
坐。與餐，復謂曰：當令清平之代，不可更亂人家也。在
庭吏卒悉笑，王慚赧，食不下咽。斯須，踉蹌而出。

唐龐嚴及第後登科錄訛本倒書名姓爲嚴龐有江淮舉子姓嚴者乃冒爲從姪往京謁龐延納極喜會同食問及族人都非龐氏乃訝之因問君何姓舉子怪曰叔姓嚴姪亦姓嚴何更相詰龐大笑曰君謬矣余自名嚴何事見攀爲族舉子狼狽謝去

○林逋孫鶴山後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坐少選陳取林傳俾其讀之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因贈詩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

自是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蘇有魏芳者。自稱鶴山後。請爲公建祠。因規奉祀。公裔孫白其詐。芳不能爭。竟得罪。而猶自詫爲公後。不已。或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世。因戲云。若爾君家十世祖媿。應配彼翁。大是不堪。

○誤認從叔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儒亮旣是同房。便令入宴。何氏姑姊妹盡在坐焉。饌畢。徐出。需大笑。儒亮羞不敢出。京師人因號需爲何郎中。

出妻獻子、博得一番舖設、畢竟後來相見、如何稱謂、

○鮑當

真宗時、薛尚書映、知河南府、法曹鮑當先失其意、後獻孤鴈詩、遂沐優渥、薛嘗暑月詣其驛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袍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慚、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初事皇太子、後因恃寵請託、遂屏之、然猶以見親詒人、一日對客、腹痛作楚、曰、適太子賜瓜、多食、

致病須臾霍亂吐。出粗糲飯。及黃臭韭薺。客大嘲笑。

○劉生

劉生者好誇詡嘗往弔無錫鄒氏客叩曰君來何晏生曰昨與顧狀元同舟聯句直至丙夜是以晏耳少頃顧九和至問先生何姓客曰此昨夜聯句之人也生默然他日又與華氏子弟遊惠山手持華光祿一扇羣知其僞也不發時光祿養痾山房徐引入揖坐生不知爲光祿因示以扇光祿曰此華某作先生何自求之生曰與僕交好二十年何事於求光祿曰得無妄言生曰妄言

當創其舌。衆笑曰：此公卽華光祿也。相與開堂，錫人爲之語曰：狀元聯句，光祿題詩。

第二遍就不說議。

○方相姓

啓顏錄：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或戲之曰：豐邑公相何親也？遽曰：再從伯父。戲者歎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豐邑坊造賣凶器所也。

○脩史人

李至剛脩國史，只服士人衣巾，輒自稱脩史人。李至剛

時館中諸公聞之大笑，遂呼爲羞死人。李至剛。

○ ○ 廬陵魁選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之曰：有客遠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脩。

○ 閔子騫後

宋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一客姓閔，求官。問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何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

○ 元昊榜

夏竦常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萬貫，爵爲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買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構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比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諠播遠近矣。竦大慚沮。

○看命司

司者官府之稱，中都有談天者，設肆於市，標其門曰：看命司。其術頗售，同輩忌之。明日乃於對衢設肆，亦豎牌。

云看命西司其人愧赧撤去。

笑林評不言司命而言命司猶悲天稱院何爲不可
○三百甕鹽齏

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
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進士有久不第者
亦效之佯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
神曰我不知也但三百甕鹽齏無處消破耳

○山東好人

青州魯聰以白丸藥往外郡賣之遇一宦程其賤售魯

不從。遂至詬詈。宦曰：何處人？魯曰：山東。宦曰：可知愚騷。山東何曾有好人？魯曰：山東信無好人，只有一孔夫子。宦有慚色。

近有於考試日，鄙徐州無人才者，徐州一生出曰：敝州止出徐達等八人。譚者愧之。○蘇郡文風，惟崇明爲下。有陳生者，巨擘也。館於太倉。同館者乃本州康生，數以海縣侮之。陳艱然曰：崇明人固不和。然非我。太倉人固多才。然非汝。何得相欺。同館生默然。

○罵武弁

尚書王復怒參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稟
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慚悔

○党姬

陶穀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家兒
識此味否姬曰彼處人安知此但能於銷金帳中淺斟
低唱飲羊羔酒爾陶默然

與唐太宗蕭妃事相似

○○放生

北使李諧至梁武帝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

國亦放生否。諸曰：不取亦不放。帝慚之。

真正禪機

○○冒詩并冒表丈

唐李播典廬州。有李生來謁。獻詩。播覽之。駭曰：此僕舊稿。何乃見示。生慚愧曰：某執公卷行江淮已久。今丐見惠。播曰：僕老為郡牧。此已無用。便奉贈。生謝別。播問何之。生曰：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播曰：尚書何名。生曰：弘宣。播大笑曰：秀才又錯矣。盧乃僕親表丈。何復冒此。生惶恐謝曰：承公假詩。則并荆南表丈。一特曲取。播大

笑而遣之。

○○偷詩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後亦登第，見其人問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爭詩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剌生。」妻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

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張乖崖詩獨恨太平無一事蕭楚改恨爲幸遂呼爲一字師詞多爲主尚非確語

○詆詩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更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韓昌黎應試不遷怒貳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公

復典試仍命此題韓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公大加稱賞擢爲第一以韓之才陸之鑑文無定價如此又何怪乎虞訥也。

○和少陵詩

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是天宇韻榜之梁間自唐迄宋無敢賡者一監司過之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亦和韻嘲之未聯云想君吟咏揮毫出四顧無人膽似天。

楊雄擬易王通擬論語杜少陵詩偏擬不得○近有人題詩虎丘殿壁者後寫某人頓首書或戲續其下

云似虎丘老先生正之亦足一笑。

○○高霞峰

白門賈豎高霞峰者好以俚句塗抹寺壁且無處不到
偶諸御史遊雞鳴寺一道長指壁上詩戲高姓御史云
此高霞峰想是貴族不然那得如此美才高公問住持
此何等人好挈來柳號示衆霞峰聞此語覓數人各寺
洗詩潛蹤累月

○陸居仁

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雲一朵隱隱

頭上人不能視。一日讀詩經註，有不安處，思易之，忽於夢中見尼父拱立於前，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悞矣。汝說是也。一友諱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居仁曰：何爲？友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耳，遂赧不復言。

○○四本論

鍾會撰四本論

謂才性雖異合

同始畢，甚欲使稽公一見，置懷

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此子可教。

○○要誓

北齊孫寒學淺行薄嘗問溫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寒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何勞旦且寒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

○競射

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廙職方郎中李奮俱非善射箭不及堞而競言工拙奮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奮曰奮箭去堞三十步盧箭去奮三十步

○鶴敗道

彭淵才迂闊好誕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禽皆

卵生而此獨胎生語未半闔丁報曰鶴夜產一卵如梨
淵才面赤吃去此鶴兩展其脰伏地踰時淵才以杖驚
使起復誕一卵乃咨歎曰鶴亦敗道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氍而
不肯舞然則鶴慣是不湊人趣也子猶曰惟不迎合
人是爲仙禽○晉劉爰之少爲殷中軍所知薦之庾
公庾忻然便取爲佐及與語不稱望遂名之爲羊公
鶴

○蕭部

蕭韶童時與庾信有斷袖之歡及蕭刺郢州庾上江陵過之蕭接庾甚薄引入宴坐之別榻有自矜色庾不堪酒酣徑上牀直視韶而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日韶大慚

○嘴尖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傅正端初爲少卿秉筆詹哀鳴之李以俚語詬曰子嘴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後獲釋不相聞者十年李爲淮南轉運使及瓜堅老自郎官出代旣相見李不記前事因

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昔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否。李方悟大愧。

○長鬚僧

僞蜀時有長鬚長老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宋問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鬚。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方引朝見。徒衆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剃鬚而入。徒衆恥其失節。悉各散亡。蜀人爲之語曰。作事何愚。折却長鬚。

○○陳萇

陽道州城居無畜積惟服用不闕然客稱某物佳輒喜而贈之有陳萇者候其方請月俸輒往稱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臨安民

小說臨安民沈居官巷自開酒壚又買錢塘門外豐樂樓庫日往監沽偶就宿焉淳熙初忽有巨舫夜泊五貴人錦衣花帽叩扉而入登樓索飲姬侍歌舞之盛目所未睹酒闌命賞鄭重致謝沈生貪而黠心知爲五通神

也、再三虔拜乞一小富貴、客笑而領之、呼一馱卒、耳語良久、卒去、少頃、負一布囊來、以授沈、摸索之、皆銀酒器也、沈大喜、拜受、俄而雞鳴、客去、沈不復就枕、慮懷寶爲罪、乃連囊槌擊、更加束縛、待旦負歸、妻尚臥、亟呼之、起曰、速覓秤來、我獲橫財矣、妻驚曰、夜半聞櫃中奇響、起視無所見、心方疑之、豈卽此耶、旣開鑰、則空空然、蓋兩處所用器、每夜皆聚此中、神以其貪癡、故侮之耳、沈重加工費、直數十千、羞澀不出城者累旬、

○○ 聶以道斷鈔

聶以道曾宰江右一邑，有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千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而欺我，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速送還。子依命攜往原拾處，果見尋鈔者，付還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錠，爭不已，相持至聶前，聶推問村人是實，乃判云：『失者三十錠，拾者十五錠，非汝鈔也。可自別尋。』遂給賢母以養老，聞者快之。」

○僧題壁

霍尚書韜嘗欲營寺基爲宅，兗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霍愧而止。」

○換羊書

宋韓宗儒性饕餮每得東坡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觔黃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今當作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又致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驢乞假

胡趨者昭宗時優也好博奕嘗獨跨一驢日到故人家甚多早去晚歸每至其家主人必戒家僮曰與都知於後院餵飼驢子胡甚感之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宜召胡

倉忙索驢、及牽至、則喘息流汗、乃正與主人搜禮耳、趙方知從來如此、明早復展步而去、主人復命餽驢如前、胡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胡曰、只從昨回、便患頭旋惡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

○林叔大

嘉興林叔大性吝、然多交名流、以要譽、其謙達官、品餽甚豐、此外惟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癩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譏諺交作、叔大忍慚、揖潘子素求題其畫、潘即書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

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曰。好水好山。言
達官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潘復加一句云。
諸佛菩薩摩訶薩。衆俱不解。潘曰。此卽僧家懺悔語。兩
堂大笑。叔大數日羞見客。

○真金別用

丁諷好色病廢。常令女侍扶掖見客。客出不能送。每令
一婢傳謝。故賓客造訪者益多。旣而有傳諷死者。京師
諸公競往致奠。意有窺覲。諷出謝曰。酒堪充飲。真金且
留別用。異日不幸。勿煩再費。

○ 鬻婿

唐人榜下擇婿，號鬻婿，多有勢迫而非所願者。一少年美風姿，爲貴族所慕，命羣僕擁至其第。少年忻然而行，客無避避。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永金紫者出曰：某有女頗良，願配君子。少年鞠躬言曰：寒微得托高門，固幸。待歸家與妻子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 李庚女奴

湖南觀察使李庚有女奴名却耍，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者，咸欲娶之而不得。嘗

遇清明夜，大郎遇之，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調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又逢三郎，求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所授茵席，各趨一隅，頃却要然炬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里覓宿處。四子各棄所攜掩面而走。

○姚江書生

董太史云：一姚江書生，使其館童入內，從主母索一絲

髮主母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擄取牡馬尾鬃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直突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墻壁悉被蹋圯。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晉井中，馬亦隨入，尋被嚙死。見者稱快，不嚙死，亦當羞殺。

○城中女

煙霞小說：城中有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在，蓋與私人爲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莫爲計，姑

以女暴疾辭而來償已洞悉之、婿家禮筵方啓嘉儀紛
沓、翹企以待、比迎者至、寂然、主人叩從者、皆莫能對、償
以袂掩口、附耳告曰、新○人○少○出○